

新夜郎文艺丛书
XINYELANGWENTYICONGSHU

山路不到头

SHAN LU BU DAO TOU

孟学祥/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山路不到头

SHAN LU BU DAO TOU

孟学祥/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路不到头 / 孟学祥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6

(新夜郎文艺丛书)

ISBN 7-221-06593-4

I. 山… II. 孟…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46095号

新夜郎文艺丛书

山路不到头

著 者: 孟学祥	印 制: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黄 瑛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
封面设计: 张 宇	印 次: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版式设计: 梁 晴	开 本: 850mm × 1168mm 1/24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张: 7.25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字 数: 160千字
(邮编: 550004)	印 数: 1000册
	书 号: ISBN 7-221-06593-4/I · 1378
	定 价: 1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山路不到头(代自序)

许是受了季节的诱惑,许是为了那种远离故乡的思念和那种遗落在岁月深处的某种情愫,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渴望,渴望走近我们毛南族聚居的那条河,寻觅小河边的木楼以及河岸边转动的水车,储下记忆和想像,印证历史翻过去的一页,踏遍古今绵延起伏的山村小路,不留遗憾地继续梦寻。

我是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楼里诞生的。十月寒风料峭的时节,我的哭声穿过木楼那古老陈旧的门窗,在小山村里哭得特别响亮。年迈的奶奶用在火上烧过的剪刀将我同母体剪脱,用热布头为我擦拭身子,一边唠唠叨叨地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我的母亲说:“又是一个讨债的。唉,我看你们怎样养活哟?”的确,奶奶的担心不无道理,在这之前,我已经有了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我的大姐因为家中没有吃的,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就连病带饿夭折了,死时才十一岁多一点,她是死在妈妈怀里的。若干年后妈妈都还在念叨,说过去那日子要是能赶上今天的一半,我大姐就不会这么早离我们而去的。

难怪奶奶会发出那样的感叹,我的出生又给这个穷家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其实我的家乡很美丽,村子傍河依山而居,一个一个的小木楼随着山势的起伏呈阶

山路不到头

梯状向上攀延。我家的木楼在山寨的最高处，站在木楼的窗子边，从别人家的屋顶往下看，可以一直看到山脚下的小河边。河边的碾房是木楼延伸的最低点，两部水车在距碾房不远的河岸上不停地转动着，我常常在跟随父母到碾房碾米的时候独自一人溜到水车边，听到吱吱呀呀的不停的旋转声。小河、水车、木楼、大山，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那是一道很不错的风景；然而，在过去的日子里，美丽的风景给小村留下的却是众多贫穷的伤痕。父亲在我出生的时候就整天都拨弄一把掉了几颗珠子的老算盘，但拨弄来拨弄去却未见他的眉头哪一天舒展过。清早起来，只见大人们一窝蜂地上坡做活路，夕阳下山后又见大人们一窝蜂地拥回家，尽管一年到头没有多少休息的日子，但一年收获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的箩筐里，仍无法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

我们家的日子并没有因为父亲是个大队干部而好过，相反，由于父亲是干部，我们家经常有人来，日子过得比别人家更加艰难。当支书的三大伯在安排人到我家吃饭时总是这样对父亲说：“记十个工分，年底统一结算。”但年底结算，父亲抱回家的只是一大堆欠条。其实，不光我家，那时候在生产队和大队当干部的人家，哪一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们除了参加队里劳动抢工分外，其余的奔波劳碌领到的报酬就是大队开的“欠条”……

之所以在此续上一段艰难的岁月，只是想通过历史的透视，来虔诚地倾听现代的脚步声，陶冶和提炼在当今改革开放中毛南山寨巨变的现代生活的合金。

山还是那些山，视野中望不尽的山峰；河还是那条河，古歌中不绝于耳的涓涓细流。依然是水车旋转的日子，路转峰回，然而映入眼底的却已不是昔日的村落。木楼作为历史，大多早已被一个新的名词——“楼房”取代，那些曾经支撑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木柱，大多都被填进灶膛化成青烟，化为灰烬。那碾房，虽然原风原貌保存完好，但已没有人去碾米，碾滚撞击碾槽发出的“咣啷”声只是供远方的来客欣赏，引发对久远历史的凭吊和回忆。

同附近的许多山寨一样，我居住的毛南山寨到1982年才解决吃饭问题。1980年包产到户，我们大队的十二个党员关着门在我家木楼上议了一天一夜。其实那个时候山外早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但由于我们所住的地方交通落

后、信息闭塞，没有收音机听，没有报纸看，不知道政策已变化，遵循的仍是那种守旧的做法。刚承包的那段日子，为了掩人耳目，大人们还是上工一起去，下工一起回，到了坡上才分开。这样偷偷摸摸干不好久，公社的工作队就到村寨上来搞承包到户工作，直到那时，上山干活才正大光明起来。

我们毛南山乡有句话：只有感受过饥饿的人才能真正地品尝出米饭的滋味。承包的第一年秋收，父亲将几大挑金黄色的稻谷抬进家，奶奶左摸右摸，抓一把稻谷在手上久久不愿放下。我爷爷死得早，奶奶守寡养大我父亲和两个姑妈，长年累月都是饱一顿饿一顿，那种忍饥挨饿的日子对她来说是相当刻骨铭心的。新谷收进家的第一天，奶奶和妈妈忙碌一夜，第二天早上，让我们全家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米饭。

“一人一条路，两人一首歌。十人十手艺，百人百样活。”这是在我所居住的那片毛南山寨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其韵律虽不抑扬顿挫，但却深入人心，它在这片土地上唱了上百年甚至于更长。当初我们的老祖宗从远天远地迁徙到这片地方的时候以渔猎为生，后来人口增多开荒种地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石匠、木匠等手艺人。石匠是我们山寨最多的手艺人，他们不光会打石磨、石碾、石碑，还会修桥砌屋、筑坝修路等精细活。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匠人们有手艺没处施展，只好窝在家，同女人孩子一道“守着木楼望太阳，弓着腰杆刨饭吃”，混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1982年以后，那日子就像河坎边的甘蔗，越嚼越有味道。农闲之余，很多手艺人又背上家什，走村串寨找活路去了。这时父亲虽还是大队会计，但他的算盘珠子基本上已失去了作用，全大队人的生活不用他再用算盘去拨拉，大家都过得有滋有味。于是，父亲也背上他的石匠家什，走出了木楼的大门。

任何一条路都有痛苦，有辛酸，有欢乐，在此我不想着墨于毛南族匠人们的历史，是不想诱骗大家同我一道去目睹他们的劳动经历。他们走出去，有痛苦但也有开阔视野的收获；有辛酸但也增长了见识；有欢乐是他们把外地创业成功的经验带回毛南山寨做镜子，对照山寨的历史来重新创业，这一点是他们获得的最大成功。以前毛南人住木楼冬不防寒夏不避暑，而如今我们的居住也同山外一样拆

山路不到头

了木楼建了楼房；浇地不用水车而改用抽水机又快又方便；碾米不用石碾而用打米机又快又洁白；还有举全村之力修的那条通向山外的公路缩短了我们同山外的距离……

1996年，我们生活在贵州的毛南族两万多乡亲所居住的那片山野，全部亮上了电灯。那年三十夜的火把节，过得比往年热闹，我们点着火把在一条条小路上、一道道山梁上，互相呼唤互相祝福。老人们一改过去对骂的习惯，互相对起了歌。那些歌有古老遗传的，也有现编现唱的，歌场上虽也论输赢，但更多的还是对新生活的祝福和向往。

大的历史是一个又一个的转折，小的历史则是一个又一个的曲折。走过多少山道，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散落在大山中参差不齐的木楼，夹杂着古老陈旧的水车；曲折的山路，一步一个台阶的艰难；父辈们弓着腰在痛苦地往山的高处攀缘，阳光洒在古铜色的脊梁上，气喘吁吁走到山顶时一个个显得那样的无精打采……这种种印象如一帧帧黑白照片，在我的大脑皮层，定格于童年和过去。今天重踏山寨路，面对陌生，是梦幻还是未来？邻居家的电视机传出中央领导人的声音，在空旷的山寨显得特别清晰。尽管目前山寨的现代气息还不怎么浓，生活在大山中的毛南人同别的民族相比，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想我们毛南人一定会千方百计缩小这个差距的。无论道路多么曲折，新世纪的车轮，都不会忘记携着这块蓝天厚土，共进辉煌。

孟学祥

2003年12月

目 录

弯弯的山路 /001

相思云 /007

石 殇 /014

麻风村的传说 /024

绝 牧 /042

山路不到头 /049

田 土 /063

小河不断流 /078

永远的苗拉河 /085

一山更比一山高 /095

山的女儿 /105

永恒的寄托 /111

婚 床 /116

粮食成堆 /124

后 记 /166

弯弯的山路

小河淙淙的流水延伸着讲不完的故事，曲曲弯弯的山路缠绕着几代人的辛酸。路总也走不直，就像那流不完的河水一样，对这片土地一如既往地应付，该涨水的时候怒震山野，到退了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地哼哼着，想走出禁锢而又无可奈何地在山谷中挣扎。

云顶着中午的阳光背着满满的一背篓猪菜从地角边冒了出来。云纤细的身子被背索紧紧地勒着，勾勒出胸前那幼小的挺拔。十四岁的云顶着阳光，背负背上的沉重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山路。

云已拿到了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等过完这个炎热的夏季，云就到镇上去上中学了。上中学是要住校的，所以云想趁在家的時候帮父母多做点事情报答父母对她的厚爱。

云的家境不太好，父母都是只会在地里找食的那一类人。这几年吃穿虽不愁了，可用钱却不很宽裕。父亲大字不识一个，倒是侍弄庄稼的一把好手。这年头光会种庄稼，没有一两样手艺，在农村也就永远富不起来。

云有着通情达理的父母，所以云就感到很高兴。离村子不远的岩上小学是供这方圆几十里的山村的孩子上学而建起来的，学校孤零零地立在一个三岔路口。云在七岁的时候开始背着书包同别的孩子走进这学校的大门，上课的老师全部是本地的一些上过中学的民办教师，他们上课很认真，也很负责。

山路不到头

三年级以后，云就感到了一种孤单，同云一样大的女孩们都不来上学了，云一个女孩夹在一大群男孩子中，心里就有了许多惆怅。云也不想去上学，可是没有文化的父亲却对云说：

“读书吧。半大的娃，回家也做不了什么事。多读点书，以后也少被别人欺负。”

云背着书包，在从村里到学校这两里多长的山路上，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来，又孤孤单单地去。刮风下雨云的步伐也没有间断过。开始时云感到冷清害怕，就去求父母，心疼她的母亲说：

“我看云也别念书了，一个女孩家书念多了也无益。你看她一个人走那段山路，我也不放心。”

爹说：

“能念为什么不念？不念书能有出息？”

云被逼着走进学堂。每天清晨，爹早早地背了一把柴刀，把云送过那段小路，直到望见教室后才进山砍柴；放学云归来时，爹又在那里等云了。

有父亲的保驾，云的心就实在了许多，在学校念书就更加用功和卖力。开头班上那些野小子常欺负云，可渐渐地当他们发觉他们的成绩总是比这女孩差一大截的时候，内心就多了几分羞愧，于是以后对云就不敢太放肆了。

英羡慕云能继续上学。以前英和云是一对很要好的小伙伴，英大云一岁，但性格比云活泼。读书到三年级的时候，英就被父母逼着辍学了。英吵着要上学，英的父亲阴沉着脸说：

“读那破书有什么用？这么大的姑娘了，也该回家来学点家务和手工活，不然以后怎么嫁人。”

“那人家云不是还读书？”

“云是云，你是你。我可不敢跟别人比，拿钱来填水坑。以后你也少往她家窜，在家就要像个姑娘的样子，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英找到云，向云讲了父母不准她读书的事。那个日子正是假期要结束的时候，两个小伙伴在山中哭了大半天，太阳偏西了，才胡乱地摘了猪菜背回家。

开学后云就很少见到英了。英被父母关在家中,从河坎边的竹林里捡来那些干落在地上的竹笋壳学做鞋底。一天晚上英偷偷来找云,伸着布满针眼的手对云说:

“你看我的手,被锥出了那么多眼都还没有纳出一双鞋底。我妈还老说我笨手笨脚的,我爹也动不动吼我、骂我。有时我真想跳河死算了。”

听着英的话,云的心里一阵冷冷的,她就劝英,可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于是就一个劲地拉住英的手,怕英此刻就会从她身边失去似的。

“要不,我叫爹妈去对你爹妈说说,也让你去读书吧。”云对英说。

英连忙阻止云:“你不要去说。我爹妈知道了,他们不但不会让我去读书,还会把我打一顿的。”

英向云问这问那,问的都是学校的事情。云耐心地回答英的提问,她知道英的心里还恋着学校,她希望英能从她的回答中得到一丝安慰。

躺在床上,云就有了许多思想。她想,同为父母,自己的爹妈对自己那么好,而英的爹妈对英却那么凶,这大人们的心也太难理解了。

看着父亲风里雨里地来回接送自己,云的心就多出了一份不安。于是,一天同父亲上路的时候,云就说:

“爹,以后你忙就不要送我了,这短短的路,我一个人走也不怕。”

父亲说:“你太小,一个人走我不放心。等你长大一点,我就不会再送你了。”

山路就是这样,在一对朴实的父女脚下延伸着,从这头到那头,虽只一段短短的路,可它却牵连一份感情、一份义务和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懈追求。

就在云能独自踏上山路走向学校的时候,英来告诉云,她的哥哥要带她到广东打工去了。英高兴地对云说:

“听说到广东能挣很多钱,霞,还有凤她们几个都去。我看你也别读书了,跟我们一起去吧!”

云在英的百般劝说下也动了心,她望着自己破旧的家,心中就涌动了几分对钱的渴望。父亲好几次谈到要翻盖草屋,可每次卖猪和卖山货找的几个钱,都填到自己念书上来了。现在什么东西都贵,特别是每个学期一开学,父亲都要为自

山路不到头

已拿出一百多元钱。房子没有盖成,父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而找的那几个钱,父母都拿来花到了自己的身上。想到这,云就感到心疼,就感到内疚,于是也就更加坚定了外出打工的念头。

云把想去广东打工的念头向父母一说,就遭到了父亲的一顿训斥,父亲吐出的话语如同他吐出的辛辣烟味一样,深深地刺激着云的心。

“云,”父亲吐了一口烟,重重地说,“我们穷,但不怪你。我们苦我们累都是为了你今后能有出息。我不顾别人劝说送你一个女孩家去上学念书,就是希望你能有出息,以后别人也不会小看你。”

母亲也劝慰云:

“好好念书吧,我们家再穷也不指望那几个钱。念好书出来后你再孝敬我和你爹也不迟。”

云被父母连吼带劝地训了一顿后,心中并没有感到多少委屈,相反地对父母便多生出了几分崇敬。

英走了,走时遗憾云没能与送她们同行。在出山的路口,云去送她们,分手那一刻竟也有几分依恋。云告诉英:她决定好好念书来报答父母对她的厚爱。

英劝云不要再往前送了,英说:

“云,什么时候你不想念书了就来广东找我,我让我哥跟你也找个厂。”

山路载着英她们的身影,曲曲弯弯地拐向山外。寒风吹来,云打了一个冷战。英她们已消失在视线的尽头,而云仍站在原地,她在想英她们出山去的那路,能走得顺畅吗?

自从在一起玩的伙伴们都打工去后,云假期就有了一种寂寞,好在云有了书看,不知不觉就淡化了心中的许多惆怅。有时上山打猪菜,云就会爬上村后头那高高的山上,痴痴地面向远方,在心中描绘英她们打工的那场景。

粮食多了,喂猪也就轻松了许多,且猪的成活率也大大提高了。今年光卖仔猪,云家就收了一千多元。望着手中的一大把钱,父亲的脸上也有了笑容。父亲用卖猪的钱请人翻盖了草屋,并在吃饭的时候高兴地对母亲说:

“这日子只要照这样过下去,我们也会慢慢富起来的。”

学校召开了一次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会，云的父亲在最后被留了下来。在老师那简陋的办公室里，云的班主任对她父亲说：

“云是个有出息的女孩，在我们班的学生中，她比任何一个男生都强，肯定能考上中学，而且云很有发展前途。希望你们做父母的能多关心她，并让她到中学里去深造。”

从学校回来，父亲的脚步就轻松了许多。他顶住乡人的压力培养云读书，就是希望她有一天能为自己争光，而这目的也已在他的预料中到来了。到家后，父亲就郑重其事地对云说：

“云，以后你好好地去念书，家里的事有我和你妈，你就不要再插手了。”

英她们外出打工几个月后狼狈地回到了山中的家。英对云说她们是被清理回来的。她们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合资企业上了将近一个月的班，老板回来查知她们是童工，马上把她们遣出了厂。后来她们又辗转到好多家厂，因她们未到法定的用工年龄，厂家都不敢雇用她们。她们四处流浪，不得厂门而进，最后在她的哥哥及几个老乡的资助下，才得以返回家乡。

英在对云说这些话的时候，云从英脸上读到一种憔悴，也从英的话里读到了一种疲累。英久久地呆在云家，直到听到她妈呼唤的声音，才不情愿地起身归家，临走，英依依地看着云说：

“你的命真好啊。”

躺在床上，云的大脑还在回荡着英那艰难的诉说，但她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英她们在广东所过的那些日子。

毕业考试，云果然没有辜负老师及父母的期望，以高出录取线五十分的高分考取了镇中学，成了小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中学生。

望着到手的通知书，云哭了，为自己，为英，为凤以及与她同龄的女孩子们。

英在云上中学后不久就嫁人了，十五岁的女孩子，正是含苞待放的年龄，却早早地就做了人妻。英出嫁的日子没有谁告诉云，云是在回家时才知道的。云翻过几座山到英嫁过去的小村看英，可英躲着不见云。云在等了好大一会儿后都不见英会面，于是只好带着遗憾往回返。在英所住屋子的阁楼上，一双暗淡的目光紧

山路不到头

紧地盯着云，直到她走出村口。

风在从广东打工回来不久，就失踪了，听人说她跟一个人贩子跑到河北了。风的父母想去河北找人，可苦于没钱，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风在哪里。

云中想起英的遭遇，想到风的结局，云就生出了几分悲哀，于是她更加珍惜在校读书的每一个日子。

山路弯弯，弯弯山路。尽管山路艰险，可云从踏上出山的路的那一刻，就坚定了一个信念：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唤醒生养她的那片沉睡的土地。

相思云

许多年以后，这里变成了一个坟，人们每年都在清明节来这里烧上几炷香，泼上几斤酒，说一大堆思念的话，又洒一大串眼泪，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去。活着的人走了，而死去的人就永远留在了这里。

2

活着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日子，虽然已过去了近十年，但提起来就仿佛在昨天。

“惨啊，六户人家，二十六口活生生的生命。”刘廷举每每忆起这件事时都要洒下一大串伤心的眼泪。

春天来了，村前村后，山上山下，各种野花在绿叶的衬托下将山村装扮得格外美丽。

春种结束后，人们懒散了许多。有手艺的汉子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外出搞副

山路不到头

业。而刘廷举却犹豫地不想离开家门，不想离开他新婚才三个月的媳妇。

桂儿也不想让自己的男人离开。新婚三月，丈夫让她懂得了什么是男人以及与男人在一起时所享受的无尽的甜蜜和爱。

男人不外出，她知道他的心思。男人贪恋着她，男人是在等她的一句话。

一天黑夜，钻进被窝，和男人温存了一会儿，她故意问道：

“往年你不是经常外出吗？今年又为什么不去了呢？”

“我想在家多帮你。”

“哄鬼，你的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

刘廷举一把将女人搂进怀里，双手在她光溜溜的身上搓揉着，好一会儿才哼哼地说：

“我舍不得离开你。”

女人在男人的双手一轻一重地搓揉下心潮逐渐膨胀起来，她主动往男人身上靠去，嘴里如溪流般发出一声声轻轻的低吟。

墙外来田野上一声声的蛙鼓，混合着墙内生命颤动的韵律写尽了春的不安和骚动，大山般沉重的粗喘和一声长长的呻吟终于完成了生命之歌的最后一个音符。一切复归平静，只有墙外不甘寂寞的蛙鸣还在一阵阵地鼓噪着。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轻轻的，柔柔的。

“那我就不走了。今年不出去也没什么，反正我们家也不缺这几个钱花。”

“不，你一定要走。我不能让人说我一进家门就拖男人的腿。”女人说着，用手推开了相偎的男人。

“那我晚几天走吧。”

“不，明天就走。听老李奶讲，明天是个好日子，出门吉利。”

“就不能晚天把吗？”男人哀求着。

“不能。再晚天把说不定我就不让你走了。”

“那我就不走了嘛。”

“你坏！原来你不愿走，想让我开口留你。你真坏！但我偏不留你，明天我就赶你走，免得别人讲我的闲话。”说完，叽叽嘎嘎地笑着，如一根常青藤，紧紧地盘

在了男人的身上。

女人啊女人。刘廷举双手紧紧地拥住偎在身边的女人，眼睛却越过女人的背望着朦胧的墙壁，大脑中游离不断地想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自打桂儿过门来，刘廷举觉得一切都变了样，经常凌乱不堪的屋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冷冷清清的一个家也有了生气。特别是一到夜晚，怀里拥着暖暖香香的女人，说不完的绵绵情话，其乐无穷的做爱，让他这七尺汉子体会到了以前没有体会到的许多生活乐趣。

3

第二天上午，刘廷举告别桂儿，揣上她叮咛的话语和深情的嘱托踏上了出山的小路。

清晨，早醒的露珠在阳光的抚摩下泛出晶莹的亮光，并开始随着阳光的辐射袅袅地向高空升去，在山顶上、在山谷间化成一股股白色的云雾，多情地在山与山之间，谷与谷之间绕来绕去。而那些来不及化成雾的露珠，因受到刘廷举的骚扰，不情愿地也是赌气地洒到了刘廷举的鞋上、裤腿上。

刘廷举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轻轻地拍打着路两边的茅草，边拍边往前走。

中午，刘廷举赶到马凉镇，去找一个姓马的石匠，打算和他商量着一起结伴出去找活干。

下午两点钟左右，刘廷举和姓马的石匠正坐在庭院里讲话，只见同村的张玉良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

“廷举，害我到处找你。你们家出事了，屋背后的坡垮下来，把你们那边几家都埋在了下面。”

刘廷举脑袋“嗡”的一响，来不及询问什么，站起来就往回跑。三十多里山路一个半钟头就赶到了。

虽说是春天，但火辣辣的太阳却已毫不吝啬地把她的光洒向了这片土地。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山谷没有一丝儿风，爱多嘴多舌的鸟儿此刻也不知跑到哪儿睡